

# 闽南人与闽南话

◎心远

福建省漳州地区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居住。据福建省人类学家证实:闽南最早的居民来自西方高加索人种(白种人)和北方海洋蒙古利亚人(黄种人)的混合种族——古越人;汉以后蒙古利亚人种第二支——南方蒙古利亚人也大举南迁;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陈政(公元616年-677年)、陈元光(公元657年-711年)父子先后率府兵入闽平定“蛮獠啸乱”之后,陈元光任漳州刺史,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技术和文化,也促使大批汉人南迁。同时,唐末至五代,由于黄巢(公元820年-884年)起义,中原战乱不已,也出现大批中原移民入闽。唐朝的两度中原移民入闽,对福建汉族社会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福建省的人口从隋代的12420户,迅速增至唐末元和年(公元806年)的74476户,增长了6倍。而据《太平寰宇记》统计,至宋初,已达467851户,比唐末又净增了5倍。至于漳州地区,陈氏父子所率5600多将士,也绝大多数在漳落籍。据清修《漳州府志》所载:唐漳州领龙溪、漳浦、龙岩三县,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全州17940人,而至宋淳祐年间(公元1241年-1252年),漳州领龙溪、漳浦、龙岩和长泰四县共有160566人,比唐时增长了9倍。抗战中,潮汕一带难民又大举涌入闽南;解放战争胜利后,也有部分将士留守闽地;三年自然灾害(公元1959年-1961年)中,又有各地族群于闽南落户。众多的原因促使闽南人口逐渐增长。而今,漳州地区人口已突破500万,是唐时的27倍!闽南人的迅速发展,也渐渐促进了闽南话的形成与传播。

闽南话虽无自己的文字,却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它源于古代中原的河洛话,是我国八大方言(指北方话、吴语、粤语、闽南话、闽北话、客家话、赣语、湘语)之一。如今的闽南方言,则是在夷狄人(古代闽越土著人群)与历代多次北方汉人南迁入闽,特别是唐、宋两朝时期北方人入闽的基础上,由八闽远古语音与历代外来语言不断交流、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方言。她主要有三大分支:厦、漳、泉,据统计:全世界讲闽南话的人口约有8000万。1977年,美国发射“旅行者”号宇宙飞船,在其镀金唱片上,录制了全球60种主要语言,闽南话即为其中之一。

就闽南话的发音而言,三大分支也有细微不同之处。漳州闽南话口音虽较“重”,但男人讲起闽南话来,气质显得比较得体,有男子汉的感觉;泉州闽南话发音较“轻”,该地区女子讲起闽南话来,让人深感“温柔”,但男人讲起话来,就有娘娘腔的韵味;而厦门介于两者之间,一般认为厦门人的闽南话是比较纯正的。但台湾闽语学者张光宇认为:“闽南话的核心地区,是在福建南部旧属泉州府和漳州府两地。这两处的闽南话可以说是闽南话

的故乡,是闽南话的总源头。”因此大致说来,闽南话是出自泉州府和漳州府两处核心区。而如今成了闽南方言的代表语——厦门话,其实是由漳、泉话混合生而成的,即所谓的“半漳半泉的厦门腔”或“不漳不泉的厦门语”。也难怪,自明清以来厦门从原来只是隶属泉州府同安县一个小渔村,逐渐发展成如今一座开放性大城市。明初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才开始在岛上筑城寨,置卫所,起城名“厦门”,当时的厦门话也只是介于泉漳之间一个少数人使用的“土语”。可历史给了厦门经济发展的先机,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厦门从小渔村被开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从而取代泉州,逐渐成为闽南对外贸易中心,进而形成闽南政治、文化中心。厦门话也因此逐渐扩大影响,最终成为闽南话的代表语。但就其使用范围与人数而言,漳州闽南话才是最大一系,也融括了厦、泉两大分支的所有特点。其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闽南、台港澳,以及东南亚华裔居住区,所以漳州闽南话语体系,是闽南话使用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一支。

漳州闽南话之所以成为闽南话最大的一支体系,与闽南人移居台湾有重大关系。从远古到宋以前,大陆移居台湾,大多是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但人数不多;自明代开始,移民到台湾便成批成批的迁移,并且人数不断增加,其中漳、泉两地居多,正如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今漳州龙海市),也是被誉为“台湾文化第一人”的连横(公元1878年-1936年)在《台湾语典》自序说:“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自公元1661年郑成功(公元1624年-1662年)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后,又开始积极招募泉、漳两地百姓入台垦殖,据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陈碧莹(公元1908年-1998年)的《台湾地方史》所载:当时官兵眷属及其被迫垦荒移民累计有十二至十五万人。时至1926年,台胞籍籍调查结果表明:台湾汉族总人口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六



中,祖籍漳州一带就有一百三十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占总人口近百分之三十六;1984年台湾人口调查,总人口一千八百多万,其中祖籍漳州有六百四十多万人,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八。怪不得许多台胞一听到漳州腔的闽南话和闽南语歌曲、歌仔戏等,就有回家的亲切感。

如今,福建漳州电视台及漳州地区各县电视新闻节目,也都于每周安排有相当一部分节目采用闽南语播出。其中漳州电视台的“零距离”,南靖电视台每周一次闽南语新闻就是很好的范例,如此既拉近了与百姓的“零距离”“近接触”。又有利于闽南与台、港、澳,以及东南亚各族群的相互团结与和谐发展。

而最具闽南语“活化石”著称的“梦剧”,又是一个十分有力的见证!该剧种采用“闽南语”凄凄婉婉演绎各种历史故事,其中也不乏蕴含许多中原缕缕忧郁哀伤的心曲,如《山伯英台》《吕蒙正》《陈三五娘》等等。

啊,风风雨雨数千年了——可以说,闽南人是祖国大地上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典范,一朵十分瑰丽的奇葩;闽南语是闽南人互通互融的一座古老桥梁,一道和谐相处的纽带!这种大融合与大接触,充分展现了闽南各族群的大和谐,大团结与大进步!

# 我们去华安

◎李涌钢

我们考虑了很久  
考虑如何去张家界、青藏高原或者到更加遥远的远方  
走走停停  
缜虑过后,舍远求近,一直把华安念在心上  
但还是没有把藏在阁里的契约拿出来  
还是没有签字画押,去履行  
这想法一直未成为现实,那支尚未离弦的剑  
相遇情怀的当下,只是吻痕里可怜的初恋  
所以,我们坐卧难安,精神一直迷失于她的故土和安逸的情怀

我们临阵以待,馋猫一般等待  
无限渴望,像沙漠渴望一汪甘泉  
净水清水里的一粥一饭  
时不时端上八仙桌,熟透的坪山柚  
曾经,有个青年,为了一碗猪蹄面,驾驭机车从厦门出发  
这碗深山里的翡翠、栅栏里的蓓蕾  
地在风尘里  
暖暖的向阳红,离不开贴心的窝  
那个鲜活个性的民族,笑兀于杉松和翠竹之间  
禽族里的象形,有自己山寨符号  
高山族的风情,旋律的风,有茶和江风的舞  
牢牢地贴在火山里  
仅仅一刚一柔,似乎没有推卸的理由  
还有更多兼具古意的楼祖、楼鼻和土楼的母亲楼  
在吸引你,吸引的力量常常如歌如行  
响当当的称谓,让你惊叹于她的风雨烟尘和屹立的丰碑  
像宜山宜水的二宜、明月当空的雨伞、“圆明园”的日新……  
招风耳、穿心肠、迷心窍地推波助澜  
于是,我们不论辈分大小,上了闽南最北的小县

我们走水路,锚在海丝的经纬,沿着九龙江潭深滩濶  
沿着山峦臂膀,支流血脉,歇憩于失乐离怀的古渡和曲项  
天歌的山  
我们平舒了又薄云天的胸膛,享受着绿林深处贸然蹦出的民谣  
水路,相当一部分柔情在这里向两岸铺展  
石趣、古桥,碑刻甚至诗书礼乐的书院  
饮水备马的驿站,高高地嵌在石壁和山脉  
思考人生的路亭,更有朗朗上口的四书五经  
自然造化 and 先人谆谆教诲,相得益彰  
一座标志、一幅人文、一脸热血总有她的沉淀和倔强所在  
所以,英雄常常出没无常  
丰碑常常矗立于太阳光辉之下

我们走旱路,阡中通道,箭簇引领的古道  
穿梭于半岭、岭头、大弯、小曲  
然后从五岳、下路、高宅、华山、玉山  
等等以岁月风华命名的村落,以地形地貌相契合的容颜  
都是我们要游弋的那条美人鱼  
游在岭上,呼吸在林子间  
张口是肥沃的负氧离子,闭口是森林里的星辰,茶树上的珍珠,温泉里的浪里白条  
满山坡落的金果,引领的璞玉  
让我们跟不上眼球的转速和拉升的瞳距,更分不清丑寅卯  
迫不及待地走近,温柔乡里的甜,击鼓传花的机缘  
此时,轿辇在宫里,跃跃欲试,不论繁文缛节,只等言犹未尽,当神供奉

当今,又多了省道还有永漳高速  
前者蜿蜒河道,乖巧地缠着山峦叠翠、兵寨、宋室皇族和参天古树  
万物竞发,魔幻一般地竖起黑发长裙  
她当永生于天下,不灭于苍穹  
路两侧,有坚壁,耸立两侧,伫立大地  
梯田,引体向上的云梯,一直顶着天,丰衣足食的人类  
山里的水土,不折不扣地养在身上  
腿上了疤,后脖长出肉瘤,身上布满厚茧  
传承的痛和乐,喜与忧,悲欢离合  
在良田里碰撞,起死,甚至升华为天堂的出入口  
寻常百姓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孕育子孙的怀抱也  
在这里成型和分娩  
他们和鸟鹊对话,去拥抱着那些古老的黑榕树  
山尖在云里冒出灵光  
雾,万无法驾驭的烈马  
山与山是她千沟万壑驰骋的疆域  
她们有她们的信仰,她们带着她们自己的虔诚守护  
这方水土

后者,我们走高速,和山颠和云比翼  
走在上面,陈年的风和发酵的酒扑面而来  
挥霍在路上,已显迷醉,像宿醉不归的夜  
百年老樟树,像宫殿前的司仪和将军  
仗仗对阵,神色威严,排兵于山海,猛虎蛰伏脚下  
所行车辆,往往如梦一瞬,像蘑菇一样拱出土  
等穿过洞穴之后又冒了出来,她长大了  
朵朵浮云,浮在光里沉在林子间她有她履行的约规和她生命的隧道轨迹  
我们走在山王开辟的幸福谷  
远山还有更早的晨曦在天际闪现  
托着朝夕至的梦  
我们屏住呼吸张开双眼的望远镜  
时时注意她的体态和发自内心的笑  
美好的、可亲的  
往往在幽谷、在桃源、在云里雾里  
她有她的懵懂和朦胧的意思  
在等着  
偶尔或者经常,我们放弃忙乱的都市,去看看她  
她是再生的仙女,再生缘

来到这里,来到华安  
“镜中是星期天,梦里有地方睡”

# 走在丰收的“大地”上

◎李小星



仲秋白露前后,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迎来了丰收时节。秋风吹过大地村土楼群景区,稻田里,金灿灿的水稻迎来了收割;荷塘中,荷叶枯落池中,荷花结成了莲蓬。空气中飘荡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那是成熟的黄金百香果果实在甜蜜蜜地呼唤。

土楼边有一群人正用独特的方式庆祝着丰收的喜悦。他们是聚居在大地村的高山族同胞们,拉手舞、竹竿舞、陀螺舞等民俗舞蹈在景区的亲水平台上演,展现了高山族同胞丰收的喜悦,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游客到土楼观光,还可以参与锯木头、抛陀螺、抛球等高山族传统体育项目,或穿上精美的高山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感。”高山族艺术团编导演张金梅说。近年来,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高山族艺术团的表演已经成为大地村土楼群景区一块“金字招牌”。

细数大地村的名片,除了“镇村之宝”世界文化遗产——大地土楼群景区,还有不少宝贝:“和”主题党建文化园、人民会场、土楼齐家馆、汤晓丹艺术文化中心,民俗文物展馆……丰富的旅

旅游资源叠加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大地村决定:打响乡村旅游品牌,走出一条文旅融合、专属大地村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扮靓人居环境,大地村精益求精。以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为样板,带动全村民居洁净化、风格化、民俗化,如今大地村五凤楼民居正形成浓厚的文化气息,吸引了一大批民居专家前来考察体验;建设闽南风情村落,完成沿街店铺统一风格,统一店招。

提升内涵品质,大地村多管齐下。村里的人民会场,成了市县镇三级讲师团宣讲新理论、新政策的阵地;村民自发组建的移风易俗宣传队,以舞蹈、快板、小品、三人转等表演方式,歌颂新时代、传播好政策;“土楼之王”二宜楼内交响乐被奏响,动听的音乐“飞入”寻常百姓耳中;土楼齐家馆内,通过各种图片、文字、书法等作品传承着谆谆家训。

如今的大地村,系国家级美丽乡村、全国文明村、中国传统村落、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漫步村庄,小桥流水,茂林修竹,犹如身处一幅清爽隽秀的美好画卷之中,丰收的歌声在大地村中婉转悠扬。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 接种疫苗仍是最好的 预防和保护措施

中共漳州市委文明办(宣)